談佛教醫院對社會與醫界的影響

本文爲佛教慈濟醫學獎學金入選作品

黃長發

一、前言

佛法的目的，在於解除一切衆生的痛苦，令一切有情衆生皆趨入究竟安樂的境地。這就是菩提心，是佛法的根本。苦痛中最常見的便是生老病死，當嬰孩初生之時，呱呱大哭，從來沒有一個是笑的，可知生的過程原是苦痛的。當年輕之時不能瞭解老的苦痛，等到年紀一大，便齒牙動搖，視茫茫而髮蒼蒼，行動遲緩，種種衰老的痛苦，是大家所目睹的。至於病的痛苦，幾乎每個人都曾經歷過，當疾病纏身時，甚至有生不如死的感嘆。而死的經驗，雖然我們未曾有過，可是依照耳聞目視的情形來看，很少人會感覺死是快樂的，因爲死不但使人拋棄所愛，並且將人帶入另一渺茫難測的世界裡。

佛陀悲憫衆生，如大乘佛教的精神，完全建築在最積極與最情感的悲願上，要人們發菩提心，悲憫恒沙世界的痛苦衆生，令他們都趨入究竟安樂的大般涅槃。在普賢行願品中曾說：「於諸病苦，爲作良醫；於失道者，示其正路；於闇夜中，爲作光明；於貧窮者，令得伏藏。菩薩如是平等饒益一切衆生，則令一切諸佛歡喜。」這正可顯示大乘佛法的懷抱與悲願。

由此可見，大乘佛法完全是入世的，而非偏於消極與出世的。也許這是佛教徒（三寶弟子）該負起的責任，否則怎麼無法將佛法大衆化、普及化，使多數人對佛法有正確的常識，這實在是佛教徒該反省的。今日我們到處可看到基督教、天主教徒們與建醫院、辦學校、救濟貧困，而我們佛教徒所實行的卻少得可憐。因此，如何能振衰啓蔽，使佛教與大衆脫節和忽略入世法的缺點得以改善，便得重新加以檢討一番。慶幸的是，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爲我們帶來了新氣象、新希望，順應著此一新潮流，合乎大衆的需要，相信對我們佛教界必有新的展望與未來。

二、慈濟醫院啓業的意義

我國第一座由佛教信徒和社會善心人士，集資八億元所興建的佛教慈濟綜合醫院，終於在今年八月十七日舉行啓業典禮，這是結合佛教界與醫學界的一大創舉。

證嚴法師創建這一所醫院，不僅是佛教界的創舉，爲我國佛教信徒實踐佛陀「慈悲喜捨」的具體表現，同時更顯示民間力量的偉大，社會充滿愛心人士衆多，爲我國推動社會福利工作樹立了一個最佳的典範。

三、設備新穎造福東部民衆

佛教慈濟綜合醫院，位於花蓮新站附近，佔地九公頃，工程包括有綜合醫療大樓、動力中心，以及醫師宿舍。並與台大醫院建教合作，囊括台大醫院前副院長杜詩綿博士、曾文賓博士爲院長、副院長，所聘各科主任分別爲內科劉禎輝，外科張耀仁，小兒科洪茂榕，婦產科楊朝融，復健科醫師張光華，另聘有主治醫師與住院醫師十三人。杏林高士雲集，醫師陣容極爲堅强，今後並將繼續開辦耳鼻喉科、眼科、泌尿科、皮膚科、牙科等。在最新醫療設備方面，包括電腦斷層掃描攝影、雷射刀、顯微手術鏡、生化自動分析儀、移動式X光機、電腦自動解析心電圖、血球計數器等嶄新設施。

該院第二期將與建可供舉辦國際醫學會議的紀念堂，此紀念堂在所舉行的動土宗教儀式—「灑淨」時，諸位大法師與功德會員的誦香讚及大悲咒聲中，繞行紀念堂預建地一週，遍灑法水。同時在第二期還計畫與建護士宿舍，擴建病房至六百床。尚有醫學研究中心，以期促使將來成立慈濟醫學院，實現東部設立一所正式大學的理想目標。

這一所在台灣東部最具規模的現代化醫院，是由慈濟功德會不畏艱難所發起與建的。該會會長證嚴法師說，由於功德會以多年扶危濟困的經驗，深感患病實爲貧困的主要原因。而東部地處邊陲，醫療設備比較西部落後甚多，遇有重症病危者，常須遠赴台北就醫；或因時間來不及，以致救治失效，或因經濟所限，不勝負荷，慘痛之事，時有所聞。

因此，該會發起願心，在民國六十八年間，擬在花蓮籌建一所綜合性醫院。並承政府協助獲得建院用地，同時集海內外善心人士熱烈響應支持，而募到建院經費七億餘元，離預定目標不遠，仍盼各界人士繼續解囊捐輸，共襄此一盛舉。

四、慈濟醫院新猷

「病房不分等級，住院不須保證金」的新措施，爲醫界帶來新氣象。慈濟醫院現有病床二百五十床，病房不分等級是一大特色，僅分單人房、兩人房、五人房，無論床位多少，附屬的設備完全一樣，每床都有中央氧氣輸送系統及抽痰設備。同時將兼顧東部民衆的收入，合理收費。住院病患不收取保證金，是我國第一家不收保證金的醫院，足爲醫界的楷模。

這兩項新措施，正與佛教强調衆生平等與慈悲爲懷的教義相符合，也與創辦這所醫院的慈濟功德會所標榜的扶危濟困宗旨互相吻合。佛陀於證菩提時，願一切衆生皆成佛道；佛的悲願，是要人人都能成爲和自己一樣至善至上的佛陀。這種視一切平等，大悲、大智的懷抱，正是慈濟醫院的作風所最令人讚歎的！

就人生而言，其包括了生命與生活；生活常因人而異，但生命的價值則人人相同。每人祇有寶貴生命一條而已，醫院治病正是在救人生命，在施行手術與投與藥物時，基本上都應採取最適切的措施。但以一般醫院的立場而言，在療養期間不免有不同的待遇。而且以收費的不同，醫院正可「取有餘以補不足」，使醫院有足夠的經費得以維持與發展，所以病房等級的區別似乎還無可厚非。若以佛教衆生皆平等的精神來看，則慈濟醫院的作法，是值得鼓勵與效法的新嘗試。

對於保證金的繳納，少數醫院毫不通融，這種視錢如命，完全以商業利益爲著眼點的勢利作風，實在令人扼腕。最近衛生署與醫院各界提議取消保證金，但祇聽聞樓梯響，卻不見諸實施；也許有待開放全民保險時，才能阻止此一惡風作爲。我們常常聽見病患因一時之間無法繳出保證金，以致耽誤了救治的時間，致使病情加重、惡化甚至因而不治，這種陋規實應及早糾正，否則祇要此惡風存在一天，病患的生命便少一分保障，而醫院以及醫生們的聲譽也都將埋葬在保證金的錢堆之中。

因此，我們殷切地盼望慈濟醫院的新猷，能喚醒各醫療單位，在照顧病患時儘量能一視同仁；當病患給付保證金及醫療費用有困難之時，應多加予寬容。畢竟人人生而平等，不應祇以金錢來衡量別人，同時諸位醫護同仁也要充分發揮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」的愛心，讓所有的病患獲得妥善的照顧，以提高醫學界的聲譽。

五、慈光普照衆民

證嚴法師憑著誠心毅力經數年苦心籌建，終能實現宿願來造福貧病。慈濟功德會當初祇有三萬餘人的會員，到今天已經有了十萬人。憑著醫院當初在破土動工時即有的構想，祇要大家繼續發揮愛心，以大衆衆志成城的力量，來幫助少數的貧困病患，使他們脫離困境、離苦得樂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

即使是在當初，爲了照顧貧病，貧困病患一直由慈濟基金會補助。因此，該會多年來即不斷地定期舉辦義診，並協助重病的患者到台北各大醫院就診，而今後由於慈濟醫院的成立，改爲協助他們到慈濟醫院免費診治。

爲了使醫院能正常營運，配合著慈濟基金會的支援，證嚴法師已發起「萬人護院」的活動。而法師一再地强調，慈濟醫院是大家的，過去獲得大家熱烈地支持，今後更需要大家的愛護，讓慈濟之光普照世人。

所以，證嚴法師創建這一所現代化的醫院，除了造福東部的病患之外，更重要且更積極的意義，是使社會大衆對佛教入世的精神，有了更正確的認識。希望藉著「慈濟」團體推動的種種慈善事業，使我們的社會邁向更慈悲、更祥和的境界。

我們深切地認爲證嚴法師與慈濟功德會的作爲實在是「可敬可佩」，對於慈濟醫院的成立更深感「可慶可賀」，這實在是佛教界與醫界的一大盛舉。誠如國父孫中山先生對佛教的觀點所說：「佛教以犧牲爲主義，救濟衆生。」而慈濟的貢獻與此觀點正不謀而合。

六、結論

佛教慈濟綜合醫院於民國七十五年八月十七日正式開幕，爲東部最大、最完善，設備最優良的醫院，同時與台大建教合作，醫師陣容極爲堅强。此院爲證嚴法師於民國五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組織了「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」，爲擴展功德會救濟貧民的功能，所建立的一個能自己運轉的長遠慈濟機構。

我們對於佛教慈濟醫院成立對社會與醫界的影響，歸納有以下幾點：

一、爲佛教界帶來新氣象與新希望：佛陀慈悲爲懷，願衆生都能脫離苦海，慈濟醫院的設立正好是一個最佳的實踐者，使佛教入世救人的志願，得以爲社會大衆所接受，使佛恩爲世人所共霑。這實在給予佛教界樹立了最佳的典範。

二、救濟貧病：貧困與疾病常常關聯在一起，病患常因經濟狀況拮据，而欠缺醫療照顧。因此慈濟醫院與功德會本著一顆救人濟世的愛心，實踐佛陀所謂衆生平等的精神，給予貧病者獲得妥善的照料，爲我們的社會福利工作貢獻一份心力。

三、平衡東西部醫療水準：由於大醫院過度地集中在大都市與台灣西部，使得東部地區的民衆每每因爲時間與經濟上的關係，以致延誤了救治的時機。所以佛教慈濟醫院對於提昇東部地區的醫療水準貢獻頗大，同時得以縮小東西部之間醫療水平的差距。

四、對醫學界的衝擊：由於慈濟醫院以病房無分等級，與不收取保證金的優良作風，對於以商業利益掛帥的醫院實有矯正的作用，同時也引起社會大衆很大的迴響，爲醫界立下了一個清新的新氣象。

總之，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的成立，是大家努力的成果。我們深信，它的遠景必然是充滿光明與希望，在此我們願獻上最深地祝福。

德性與妄心

※　※

于凌波

二

釋迦牟尼世尊，往昔在菩提樹下睹明星成道之際，曾說：「奇哉！奇哉！一切衆生，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祇因妄想執着，不能證得。若離妄想，一切智與自然智即得現前。」

世尊說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這如來智慧德相究竟是什麼呢？原來這智慧德相，就是萬德能的佛性，也就是我人這一顆永遠堅實存在的清淨心。

關於這一顆清淨心，在佛經中有許多不同的名稱，比如說眞性、自性、妙眞如性、常住佛性、眞如實性、本來面目、常住眞心、一眞法界等等，其實指的都是這一顆清淨心——佛性。

佛性，是無始以來——在佛法的因果律中，沒有第一個因，沒有最後果，所以祇能以無始稱之——與根本無明同時俱有的。佛性好比金子，根本無明好比礦砂，金子隱藏在礦砂中，雖然它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，但在外觀上是只見礦砂，不見金子。

佛經上說：「衆生皆具佛性」，具有佛性，並不就是佛，衆生仍是衆生。這好比礦砂中含有黃金，但礦砂並不就是黃金，要礦砂變成黃金，須經過鍛鍊，銷去雜質，才能見到黃金。衆生皆具佛性，但衆生要成佛，須要修持，打破根本無明，才能見到佛性。

我們日常「心識」的作用，既不是佛性的作用，也不是根本無明的作用，而是「見、聞、覺、知」的作用。佛性，是靈明洞徹、湛寂常恒、如如不動、不受薰染的。根本無明、是空空洞洞、一無所有、無知無覺、不起念的。而見聞覺知，是六根對六塵所生六識的作用。見聞覺知有染淨兩面，自淨的一面說，乃見聞覺知心中起一念清清淨淨思想、無煩惱、無善惡、無是非；自染的一面說，乃見聞覺知心中，起善惡是非，種種分別，種種煩惱，這就構成了我人的妄心。

佛性，是無始以來就有的。根本無明，是無始以來與佛性同時俱有的，根本無明蔽覆了佛性，由見聞覺知的作用構成了妄心。這妄心，就它的闇鈍來說，叫一念無明；就它能障覆自性來說，叫業障；就它的薰習纏縛來說，叫習氣；就它的動擾不安來說，叫煩惱。總之，這一念無明、業障、習氣、煩惱，全是因見聞覺知的作用，因而構成這一顆妄想執著的妄心。

三

妄心，即本文前面所說的緣慮心。它是「見聞覺知」的作用，事實上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識的作用。由以上六識構成的妄心，由這一顆妄心而產生出無量煩惱。

這一顆妄心像什麼樣子呢？「寶雨經」中有一段描述：

「善男子，此妄心如幻，憶想分別，起種種業；此妄心如流水，生滅不暫滯；如燈火，有衆緣始現；如電，剎那不停；如虛空，只在有客塵煩惱爲障；如獼猴，一境界遷移；如畫師，作諸因緣而不定；如怨家，作一切苦惱；如狂象，壞一切善根。此妄心，如魚貪餌吞鉤，於苦中生樂想；如夢，於無我中生我想；如青蠅，於不淨中起淨念。」

這一顆妄心，就是這樣的紛擾不停，如跳躍的猿猴，如奔馳的野馬。我人的八萬四千煩惱，皆由此妄心而起。但若把衆多的煩惱歸納起來，可歸之爲兩種根本煩惱，一種是迷於道理的理性煩惱；一種是實際接觸的感情煩惱。迷於道理的煩惱是無知——無智，就是闇鈍與愚痴。實際接觸的感情煩惱是「愛慾」，就是一種以生爲執着的强列慾望。在無知與愛慾的基礎上，因而產生了貪婪、瞋恨、邪見、仇恨、諂媚、欺誑、倨傲、嫉妒等等心理上的病態。所以「八大人覺經」上說：「心爲惡源，形爲罪藪。」

我們如果自現實生活中去體認，則知人一切罪惡，皆由這一顆妄心製造出來。佛經上所說的十惡業，身業是殺生、偷盜、邪淫；語業是妄語、綺語、兩舌、惡口；意業是貪婪、瞋恚、邪見。雖說是身、語、意三業，事實上是以意業——也就是「心識」爲主。身語二者，皆受妄心的支配，蓋在心識上若沒有貪、瞋、痴、殺、盜、淫……的惡念，身與口就不會造出這些惡行了。

妄心是一切罪惡的罪魁禍首，但它尚有幾個幫凶來助紂爲虐。這幾個幫凶是什麼？就是我人「六根」中的前五根——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根。這五根與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的五塵接觸，而產生五識。如眼之於人間美色，耳之於悅耳妙音，鼻之於嗅，舌之於味，身之於觸。由五根而引起妄心的貪婪愛欲，而後才產生出種種惡念。但前五根所聞所見，都是我人心識所現的幻像，並不是眞實的世界。阿含正行經上說：「人常爲目所欺，爲耳所欺，爲鼻所欺，爲口所欺，爲身所欺。」欺是欺騙，心識爲這五個幫凶欺騙而不自覺，誤以爲一切皆是實相。

我們學佛的人，如何能在五欲六塵中覓回自我——找到我們的清淨心？則首要之務，在制服我們的五根。遺教經中有這樣一段話：

「佛言，汝等比丘，已能住戒，當制五根，勿令放逸入於五欲。譬如牧牛之人，執杖視之，不令縱逸，犯人苗稼。若縱五根，非唯五欲之無涯畔可制；亦如惡馬，不以轡制，將當牽人，墜於坑陷。如被劫害，苦止一世，五根賊禍，殃及累世；爲害甚重，可不愼哉？是故智者，制而不隨，持之如賊，不令縱逸；假令縱之，皆亦不久，見其磨滅。此五根者，心爲其主，是故爾等，當好制心。」

我人的清淨心有如明鏡，而妄想執着——種種煩惱——有如塵垢。塵垢掩蔽了鏡體的光明，但光明的本性並未減損。我們學佛、修持，修的就是拂去清淨心上塵垢——妄想執着、根本無明——的功夫。在我們修持的過程中，塵垢漸減、智慧漸增，而清淨心也逐漸顯露。到了能一切智與自然智圓滿具足的時候，也就到達了佛——覺悟者的境界了。

（下）

TZU CHI FOUNDATION